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花溪女史小傳

花溪女史，姓跡見，名瀧攝，津國西成郡人。其父重敬，列於士族，通書史，工詞章，有聲於時。女史性明慧，生三歲，已不與群兒嬉戲，惟好書畫，偶執筆揮灑，便有法度。嘗作枯木寒鴉圖，神致畢肖。父奇之，特擇名師授以八法。女史偶書紈扇，字跡娟秀，為父友所見，曰：「此衛夫人簪花格也。精進不已，當以書名當代。」女史聞之，潛心力學，昕夕不倦，其詣益造乎極，遠近聞秀殆無與抗衡者。居西京有年，名聞輦轂，群以不櫛才人目之，咸曰：「班姬蔡女，復見於今矣。」明治五年壬申春，始來東京，以書畫法授群弟子，於是習書畫者，始知有點畫波磔，鈎勒渲染諸法，當時翕然稱之，請業者戶外履滿，幾於門限為穿。乙亥冬，新築女學校於中猿樂坊，大興女教，生徒列於絳帷者，常數百人，裙釵爭以識字為榮，一時風尚所趨，俗為之化。學校中多華族貴人，西洋女子亦願入學，執經問難，彬彬有禮。所教為和漢書籍及書畫、歷算、針黹、纂組，其來受教者，容儀貞靜，咸肅然具大家風范焉。女史芳齡三□，德言工容，四者具備，內行既美，外儀尤謹，雖日周旋乎絲竹之場，壺觴之會，聞歌而態益莊，容益斂，故徒以才稱女史，失之矣。西洋人仰其名，以重金求畫，女史為繪四季花卉，自題其端曰：「趙昌好畫四季花卉，以芍藥躑躅寒菊山茶，或梅花黃葵芙蓉山茶具數，活色生香，躍然紙上，古來寫生之妙，莫或過之。余亦好畫四季花卉，然在我邦，不得不以櫻花具數。夫櫻花為五大洲中所絕無，無之於彼，而特有之於我，宜若何貴重珍異焉。余今以櫻花伍牡丹紫藤瞿麥蜀葵蕙葉山茶，殊覺其芬芳嫵妍而出乎諸品上也。」此文雖小品，亦可規所見之卓。教部省嘗征為訓導，女史上表力辭。宮內省亦屢征見，恩賜稠疊，時人榮之。

明治□六年冬，女史大辟成蹊館，甄別其門下，女徒一時就試者數百人。先期，女史貽書迎姚君子梁往觀，而折簡招蒲生君子為介。姚君，余國使署隨員，年少負雋才，為東國名流所仰重，詩文詞賦，卓然成一家言。子著述甚富，所撰《偉人傳》，尤膾炙人口。是日，女史明妝炫服，席於館之西窗下，東面高坐女生徒數□人，群穿緋襖，侍坐於右。其他席於東壁西面而坐者若而人，席於南軒北面而坐者若而人。頃之，一少女自北房出，徐步而前，布白鹽於席；又一少女隨之，揮桃，蓋行禳事也。既畢，揭神位於北壁，攜白木長几置神位前，女徒咸起，持果蔬魚幣帛，輾轉遞傳至前，凡數□傳，而後進之神位前几上。然後朗誦祭文。誦畢，二幼女就几側披講《漢書》，吐音清亮，辨字明晰。一曰西村信子，年甫九歲；一曰丸山姓，年甫□歲，洵神童也。繼鋪紅氈於地，生徒數百人更迭而進，濡染大筆，作擘窠書，字或大於人，龍跳虎臥，神采飛動。其最幼而工者曰三條富子，年九歲；曰岩崎茂子，年八歲；曰岩崎富子，年七歲。子女公子春桂亦預其列。幼而作畫能工者，曰三條智惠子，年□一；曰三條西濱子，年□二；曰松野鐵千代，年□一；曰松平丙子，年□歲。中一女子作淡竹數竿，風姿灑然，神韻獨絕。姚君尤屬意焉，異而詢其名，則曰桃子也。獻技竟，撤神羞，其儀如初。館創於明治八年，至今又八年矣。

館之側為三宜樓，女史擁鼻比處也。三宜者，以宜月、宜雪、宜花而名。蒲生子嘗為之記曰：「所貴於斯樓，不獨雪月花也，女史門下，百千閨秀，他日熏陶有成，其智識瑩然如月，其節操皎然如雪，其藝文爛然如花，是則三宜之大觀矣。乃子今日得躬逢其盛，豈非其言之克應哉？」論者謂女史目中無餘子，而獨心折於姚君，證文字於寰中，契苔岑於海外，斯亦奇矣。子與女史故有戚誼，翰墨往來，殆無虛日。曾廁女史於《偉人傳》中，表彰之甚力，以是四方都知其名。

天南遁叟於己卯春薄游東瀛，道經長崎，詣余元眉中翰署齋，見壁間懸有女史畫，心識之。繼抵神戶，小飲廖樞仙廣文樓中，獲見女史書畫詩詞，堪稱三絕，知女史為日東之矯然特出者。迨至東京，旅居最久。聞女史主講東京女學，及門桃李之盛，殆無與比，時與使署人員往來唱和，而於何張二公使尤密，亟欲一見，貽書蒲生子曰：「聞傳粉何郎，畫眉張敞，時見女史；樞仙元眉，更乞得女史詩畫。鄙人不敏，敬步後塵。」子即為轉達，訂期相見，已有成約，適遁叟偕同人有晃山之行，客裝已具，不果，始信一見之緣，亦有數存乎其間也。遁叟既至日光山麓，宿於峙青環碧之樓，壺酒獨酌，九月穿櫺，飲既薄醉，隱几假寐。忽見一女子珊珊來前，蟬畫衣，非時世妝束，手持名片一紙，上署「雲隱」。詢：「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日光山神也。特召君。」遁叟為之肅然改容，出則駕車以待，須臾已抵一處，壯麗彷彿似王宮。歷闌數重，至大文閣謁見雲隱君，則一□七八歲麗人也，起延遁叟入，行主賓禮。女曰：「此山之神，南北東西主者凡四，余忝居其一。君為中原文士，幸履敝邦，特冒幽明之嫌，一見芝宇，敬慕風雅，願乞詩詞。」出《虬髯公圖》求題。遁叟亦不辭，慨然援筆書二□八字云：

一騎匆匆去海東，自憐無地著英雄。

窮管落魄誰相識，反出裙釵冷眼中。

女連稱佳作。閣東有趨出同觀者，丰韻淡遠，不可一世。女指謂遁叟曰：「此即君所欲見之跡見花溪也。」遁叟爰離座長揖，修土相見禮。須臾，以玉■斟酒進遁叟，作琥珀色。女曰：「此桃花也，乃以瑤池千歲桃花所釀，凡人不得飲；特嫌易醉耳。」遁叟連舉數觥。侍婢又進胡麻飯，甘香盈齒頰。遁叟方欲起謝，遽然而覺，則身固在旅樓也。晃游歸，遂內渡，僅見女史於夢中耳。

與花溪同時而並負才名者，曰文鳳，曰晴湖。文鳳，子已為立傳，可長不朽；晴湖姓奧原，性孤冷，罕與流俗人往還，故無所稱於時。

花溪聲氣廣通，既常出入宮中，且當代貴介女公子無不羅致門牆，車馬盈門，綺羅接席，聲華藉甚，職此之由，顧譽之者多，忌之者亦復不少。東京日報忽錄有訃詞，傳其已死者，弔者■集，而花溪固無恙也。乃自登報告存。不知何人為之惡作劇，此更異於東坡海外之訛傳矣。善諷子曰：「天下之廣，四海之大，鬚眉男子畢生無聞者，亦復何限，而女史以一巾幗，名達天閭，華族貴人，咸執弟子禮，西洋數萬里外之人，亦知愛重其筆墨，令女就學焉，豈不盛哉！如女史者，可不謂曠世之奇女子乎哉！」